隋書/卷5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明克讓 魏澹 陸爽 杜臺卿 辛德源 柳謇 許善心 李文博 ◄

隋書
卷五十九 列傳第二十四

煬帝三男

► 崔仲方 于仲文 段文振

煬帝三男：蕭皇后生元德太子昭、齊王暕，蕭嬪生趙王杲。

元德太子

元德太子昭，煬帝長子也，生而高祖命養宮中。三歲時，於玄武門弄石師子，高祖與文獻後至其所。高祖適患腰痛，舉手憑後，昭因避去，如此者再三。高祖歎曰：「天生長者，誰複教乎！」由是大奇之。高祖嘗謂曰：「當為爾娶婦。」昭應聲而泣。高祖問其故，對曰：「漢王未婚時，恆在至尊所，一朝娶婦，便則出外。懼將違離，是以啼耳。」上歎其有至性，特鍾愛焉。

年十二，立為河南王。仁壽初，徙為晉王，拜內史令，兼左衛大將軍。後三年，轉雍州牧。煬帝即位，便幸洛陽宮，昭留守京師。大業元年，帝遣使者立為皇太子。昭有武力，能引強弩。性謙沖，言色恂恂，未嘗忿怒。有深嫌可責者，但雲「大不是」。所膳不許多品，帷席極於儉素。臣吏有老父母者，必親問其安否，歲時皆有惠賜。其仁愛如此。明年，朝於洛陽。後數月，將還京師，願得少留，帝不許，拜請無數。體素肥，因致勞疾。帝令巫者視之，雲：「房陵王為祟。」未幾而薨。詔內史侍郎虞世基為哀冊文曰：

維大業二年七月癸丑朔二十三日，皇太子薨于行宮。粵三年五月庚辰朔六日，將遷座于

莊陵，禮也。蜃紼宵載，鶴關曉辟，肅文物以具陳，儼賓從其如昔。皇帝悼離方之雲晦，嗟震宮之虧象，顧守器以長懷，臨登餕而興想。先遠戒日，占謀允從，庭彝徹祖，階所收重，抗銘旌以啟路，動徐輪于振容。揆行度名，累德彰謚，爰詔史冊，式遵典志，俾浚哲之徽猷，播長久乎天地。其辭曰：

宸基峻極，帝緒會昌。體元襲聖，儀耀重光。氣秀春陸，神華少陽。居周軼誦，處漢韜莊。有縱生知，誕膺惟睿。性道觸日，幾深綺歲。降跡大成，俯情多藝。樹親建國，命懿作藩。威薤先路，舄奕渠門。庸服有紀，分器惟尊。風高楚殿，雅盛梁園。睿後膺儲，天人協順。本茂條遠，基崇體峻。改王參墟，奄有唐、晉。在貴能謙，居沖益慎。封畿千里，閶闔九重。神州王化，禁旅軍容。瞻言偃草，高視折衝。帷扆清秘，親賢允屬。泛景風瀾，飛華螭玉。揮翰泉湧，敷言藻縟。式是便煩，思謀啟沃。洪惟積德，豐衍繁祉。粵自天孫，光升元子。綠車逮事，翠纓奉祀。肅穆滿容，儀形讓齒。禮樂交暢，愛敬兼資。優遊養德，恭己承儀。南山聘隱，東序尊師。有粹神儀，深穆其度。顯顯觀德，溫溫審諭。炯戒齊箴，留連王賦。入監出撫，日就月將。沖情玉裕，令問金相。宜綏景福，永作元良。神理冥漠，天道難究。仁不必壽，善或愆祐。遽瑤山之頹壞，忽桂宮之毀構。痛結幽明，悲纏宇宙。慟皇情之深憫，摧具僚其如疚。嗚呼哀哉！回環氣朔，荏苒居諸。沾零露於瑤圍，下申霜於玉除。夜漏盡兮空階曙，曉月懸兮帷殿虛。嗚呼哀哉！將寧甫窴，長違望苑。渡渭涘於造舟，遵長平之修阪。望鶴駕而不追，顧龍樓而日遠。嗚呼哀哉！永隔存沒，長分古今。去榮華于人世，即潛　　之幽深。霏夕煙而稍起，慘落景而將沉。聽哀挽之悽楚，雜灌木之悲吟。紛徒禦而流袂，欷纓弁以沾衿。嗚呼哀哉！九地黃泉，千年白日。雖金石之能久，終天壤乎長畢。敢圖芳於篆素，永飛聲而騰實。

帝深追悼。

有子三人，韋妃生恭皇帝，大劉良娣生燕王倓，小劉良娣生越王侗。

燕王

燕王倓字仁安。敏慧美姿儀，煬帝于諸孫中特所鍾愛，常置左右。性好讀書，尤重儒素，非造次所及，有若成人。良娣早終，每至忌日，未嘗不流涕嗚咽。帝由是益以奇之。宇文化及弒逆之際，倓覺變，欲入奏，恐露其事，因與梁公蕭鉅、千牛宇文晶等穿芳林門側水竇而入。至玄武門，詭奏曰：「臣卒中惡，命縣俄頃，請得面辭，死無所恨。」冀以見帝，為司宮者所遏，竟不得聞。俄而難作，為賊所害，時年十六。

越王

越王侗字仁謹，美姿儀，性寬厚。大業二年，立為越王。帝每巡幸，侗常留守東都。楊玄感作亂之際，與民部尚書樊子蓋拒之。及玄感平，朝于高陽，拜高陽太守。俄以本官複留守東都。十三年，帝幸江都，複令侗與金紫光祿大夫段達、太府卿元文都、攝民部尚書韋津、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等總留台事。宇文化及之弒逆也，文都等議，以侗元德太子之子，屬最為近，於是乃共尊立，大赦，改元曰皇泰。謚帝曰明，廟號世祖。追尊元德太子為孝成皇帝，廟號世宗。尊其母劉良娣為皇太后。以段達為納言、右翊衛大將軍、攝禮部尚書，王世充亦納言、左翊衛大將軍、攝吏部尚書，元文都內史令、左驍衛大將軍，盧楚亦內史令，皇甫無逸兵部尚書、右武衛大將軍，郭文懿內史侍郎，趙長文黃門侍郎，委以機務，為金書鐵券，藏之宮掖。于時洛陽稱段達等為「七貴」。

未幾，宇文化及立秦王子浩為天子，來次彭城，所經城邑多從逆黨。侗懼，遣使者蓋琮、馬公政招懷李密。密遂遣使請降，侗大悅，禮其使甚厚。即拜密為太尉、尚書令、魏國公，令拒化及。下書曰：

我大隋之有天下，於茲三十八載。高祖文皇帝聖略神功，載造區夏。世祖明皇帝則天法地，混一華戎。東暨蟠木，西通細柳，前逾丹徼，後越幽都。日月之所臨，風雨之所至，圓首方足，稟氣食芼，莫不盡入提封，皆為臣妾。加以寶貺畢集，靈瑞咸臻，作樂制禮，移風易俗。智周寰海，萬物鹹受其賜，道濟天下，百姓用而不知。世祖往因曆試，統臨南服，自居皇極，順茲望幸。所以往歲省方，展禮肆覲，停鑾駐蹕，按駕清道，八屯如昔，七萃不移。豈意釁起非常，逮於軒陛，災生不意，延及冕旒。奉諱之日，五情崩隕，攀號荼毒，不能自勝。

且聞之，自古代有屯剝，賊臣逆子，無世無之。至如宇文化及，世傳庸品。其父述，往屬時來，早沾厚遇，賜以婚媾，置之公輔，位尊九命，祿重萬鐘，禮極人臣，榮冠世表。徒承海嶽之恩，未有涓塵之益。化及以此下材，夙蒙顧盼，出入外內，奉望階墀。昔陪藩國，統領禁衛，及從升皇祚，陪列九卿。但本性兇狠，恣其貪穢，或交結惡黨，或侵掠貨財，事重刑篇，狀盈獄簡。在上不遺簪履，恩加草芥，應至死辜，每蒙恕免。三經除解，尋複本職，再徙邊裔，仍即追還。生成之恩，昊天罔極，獎擢之義，人事罕聞。化及梟獍為心，禽獸不若，縱毒興禍，傾覆行宮。諸王兄弟，一時殘酷，痛暴行路，世不忍言。有窮之在夏時，犬戎之于周代，釁辱之極，亦未是過。朕所以刻骨崩心，飲膽

嘗血，瞻天視地，無處容身。

今王公卿士，庶僚百辟，鹹以大寶鴻名，不可顛墜，元兇巨猾，須早夷殄，翼戴朕躬，嗣守寶位。顧惟寡薄，志不逮此。今者出黼扆而杖旄鉞，釋衰麻而擐甲冑，銜冤誓眾，忍淚治兵，指日遄征，以平大盜。且化及偽立秦王之子，幽遏比於囚拘，其身自稱霸相，專擅擬於九五。履踐禁禦，據有宮闈，昂首揚眉，初無慚色。衣冠朝望，外懼凶威，志士誠臣，內皆憤怨。以我義師，順彼天道，梟夷醜族，匪夕伊朝。

太尉、尚書令、魏公丹誠內發，宏略外舉，率勤王之師，討違天之逆。果毅爭先，熊羆競逐，金鼓振讋，若火焚毛，鋒刃縱橫，如湯沃雪。魏公志在匡濟，投袂前驅，朕親禦六軍，星言繼進。以此眾戰，以斯順舉，擘山可以動，射石可以入。況擁此人徒，皆有離德，京都侍衛，西憶鄉家，江左淳民，南思邦邑，比來表書駱驛，人信相尋。若王師一臨，舊章暫睹，自應解甲倒戈，冰銷葉散。且聞化及自恣，天奪其心，殺戮不辜，挫辱人士，莫不道路仄目，號天踞地。朕今復仇雪恥，梟轘者一人，拯溺救焚，所哀者士庶。唯天鑒孔殷，祐我宗社，億兆感義，俱會朕心。梟戮元兇，策勳飲至，四海交泰，稱朕意焉。兵術軍機，並受魏公節度。

密見使者，大悅，北面拜伏，臣禮甚恭。密遂東拒化及。「七貴」頗不協，陰有相圖之計。未幾，元文都、盧楚、郭文懿、趙長文等為世充所殺，皇甫無逸遁歸長安。世充詣侗所陳謝，辭情哀苦。侗以為至誠，命之上殿，被發為盟，誓無貳志。自是侗無所關預。侗心不能平，遂與記室陸士季謀圖世充，事不果而止。及世充破李密，眾望益歸之，遂自為鄭王，總百揆，加九錫，備法物，侗不能禁也。段達、雲定興等十人入見於侗曰：「天命不常，鄭王功德甚盛，願陛下揖讓告禪，遵唐、虞之跡。」侗聞之怒曰：「天下者，高祖之天下，東都者，世祖之東都。若隋德未衰，此言不可發；必天命有改，亦何論於禪讓！公等或先朝舊臣，績宣上代，或勤王立節，身服軒冕，忽有斯言，朕複當何所望！」神色懍然，侍衛者莫不流汗。既而退朝，對良娣而泣。世充更使人謂侗曰：「今海內未定，須得長君。待四方乂安，複子明辟，必若前盟，義不違負。」侗不得已，遜位於世充，遂被幽於含涼殿。世充僭偽號，封為潞國公，邑五千戶。

月餘，宇文儒童、裴仁基等謀誅世充，複尊立侗，事泄，並見害。世充兄世惲因勸世充害侗，以絕民望。世充遣其侄行本齎鴆詣侗所曰：「願皇帝飲此酒。」侗知不免，請與母相見，不許。遂布席焚香禮佛，咒曰：「從今以去，願不生帝王尊貴之家。」於是仰藥。不能時絕，更以帛縊之。世充偽諡為恭皇帝。

齊王

齊王暕，字世朏，小字阿孩。美容儀，疏眉目，少為高祖所愛。開皇中，立為豫章王，邑千戶。及長，頗涉經史，尤工騎射。初為內史令。仁壽中，拜揚州總管沿淮以南諸軍事。煬帝即位，進封齊王，增邑四千戶。大業二年，帝初入東都，盛陳鹵簿，暕為軍導。尋轉豫州牧。俄而元德太子薨，朝野注望，鹹以暕當嗣。帝又敕吏部尚書牛弘妙選官屬，公卿由是多進子弟。明年，轉雍州牧，尋徙河南尹、開府儀同三司。元德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於暕，寵遇益隆，自樂平公主及諸戚屬競來致禮，百官稱謁，填咽道路。

暕頗驕恣，昵近小人，所行多不法，遣喬令則、劉虔安、裴該、皇甫諶、庫狄仲錡、陳智偉等求聲色狗馬。令則等因此放縱，訪人家有女者，輒矯暕命呼之，載入暕宅，因緣藏隱，恣行淫穢，而後遣之。仲錡、智偉二人詣隴西，撾炙諸胡，責其名馬，得數匹以進於。暕令還主，仲錡等詐言王賜，將歸於家，暕不之知也。又樂平公主嘗奏帝，言柳氏女美者，帝未有所答。久之，主複以柳氏進於暕，暕習納之。其後帝問主柳氏女所在，主曰：「在齊王所。」帝不悅。暕于東都營第，大門無故而崩，聽事栿中折，識者以為不祥。其後從帝幸榆林，暕督後軍步騎五萬，恆與帝相去數十裡而舍。會帝于汾陽宮大獵，詔暕以千騎入圍。暕大獲麋鹿以獻，而帝未有得也，乃怒從官，皆言為暕左右所遏，獸不得前。帝於是發怒，求暕罪失。

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，有伊闕令皇甫詡幸於暕，違禁將之汾陽宮。又京兆人達奚通有妾王氏善歌，貴遊宴聚，多或要致，於是輾轉亦出入王家。禦史韋德裕希旨劾暕，帝令甲士千餘大索暕第，因窮治其事。暕妃韋氏者，民部尚書沖之女也，早卒，暕遂與妃姊元氏婦通，遂產一女，外人皆不得知。陰引喬令則於第內酣宴，令則稱慶，脫暕帽以為歡樂。召相工令遍視後庭，相工指妃姊曰：「此產子者當為皇后。王貴不可言。」時國無儲副，暕自謂次當得立。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，內常不安，陰挾左道，為厭勝之事。至是，事皆發，帝大怒，斬令則等數人，妃姊賜死，暕府僚皆斥之邊遠。時趙王杲猶在孩孺，帝謂侍臣曰：「朕唯有暕一子，不然者，當肆諸市朝，以明國憲也。」暕自是恩寵日衰，雖為京尹，不復關預時政。帝恆令武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，暕有微失，武賁輒奏之。帝亦常慮暕生變，所給左右，皆以老弱，備員而已。暕每懷危懼，心不自安。又帝在江都宮，元會，暕具法服將朝，無故有血從裳中而下。又坐齋中，見群鼠數十，至前而死，視皆無頭。暕意甚惡之。俄而化及作亂，兵將犯蹕，帝聞，顧謂蕭後曰：「得非阿孩邪？」其見疏忌如此。化及複令人捕暕，暕時尚臥未起，賊既進，暕驚曰：「是

何人？」莫有報者，暕猶謂帝令捕之，因曰：「詔使且緩。兒不負國家。」賊於是曳至街而斬之，及其二子亦遇害。暕竟不知殺者為誰。時年三十四。

有遺腹子政道，與蕭後同入突厥，處羅可汗號為隋王，中國人沒入北蕃者，悉配之以為部落，以定襄城處之。及突厥滅，歸於大唐，授員外散騎侍郎。

趙王

趙王杲，小字季子。年七歲，以大業九年封趙王。尋授光祿大夫，拜河南尹。從幸淮南，詔行江都太守事。杲聰令，美容儀，帝有所制詞賦，杲多能誦之。性至孝，常見帝風動不進膳，杲亦終日不食。又蕭後當灸，杲先請試灶，後不許之，杲泣請曰：「後所服藥，皆蒙嘗之。今灸，願聽嘗灶。」悲咽不已。後竟為其停灸，由是尤愛之。後遇化及反，杲在帝側，號慟不已。裴虔通使賊斬之於帝前，血湔禦服。時年十二。

【論】

史臣曰：元德太子雅性謹重，有君人之量，降年不永，哀哉！齊王敏慧可稱，志不及遠，頗懷驕僭，故煬帝疏而忌之。心無父子之親，貌展君臣之敬，身非積善，國有餘殃。至令趙及燕、越皆不得其死，悲夫！